

在春天 每一朵花都是孤独的(组诗)

易杉(四川)

在春天 每一朵花都是孤独的

一朵花,无数朵花,锋利的锥子,
在阳光中磨蹭。我羡慕
青青麦苗,和闭眼虫——

黄金呼啸,它们分割世界。
隐形术抬高群山与豹子的低音。
换新牙,未来仿佛被光阴浓缩的碑文。

多余春光装扮废墟,午夜
如同魔幻杯子,装满毒蛇的眼球——
背过春天,一朵花已经丧失锁匙的硬性。

整个上午 你在油菜花中散步

整个冬天,你紧闭发炎的嗓门,
天空有蓝色的美。那些明亮的鸟群
仿佛持久的孤独。口渴的夜晚——
我们慢如蜗牛,硬壳挤压水灵敏的触须。

和内心一起,日子简单而快活。
转过身去,你深深地呼吸——
空气是甜的。尽管你的胸脯上
栖息太多雾霾。春光合拢我们。

整个上午,你在田野散步,
我的爱人甜蜜如迷途的野鱼。
多好的时辰哦——蜜蜂,
马一样在菜花上面轰鸣。

雨小心翼翼 仿佛我的“怀乡病”

被淋湿得仿佛黑白照,
划出事物的远和近。
阴影走动,

看不清父亲的脸和雾的玄机。

一些真理,从死结开始——
另一个死结打开静脉。

拒绝光芒,拒绝舌尖的悖论。
打伞,我拒绝月光脱下的囚衣。

闭上眼睛,大海有轰鸣的鸟群
洗刷礁石。流浪狗和窗外的旧人:

雨天空出的部分,睡眠交出胆汁。
迅速补上来的风声,消除衰老次序。

春光扑来 你已经没有了睡眠

一个没有睡眠的人,在春光里,
听不见骨质增生,
设置的闹钟要等到升旗的口号响起。

一只蚂蚁从树上下来,
一不小心咬破旧疤痕。

镜子里的婚姻,仿佛暴戾的鲨鱼。
叽叽喳喳的麻雀,天空太矮,
我的夜晚,装不下邮箱里的海水。

雷霆的新声仿佛催眠曲,
生活缺氧,陷入春天回铃的陷阱。

内心之城敌不过一夜酒鬼——
深渊啊,我宁愿是一只被喝空的酒瓶。

春天 所有明亮抬高到深度近视

黑与白,不断重复。此后的
睡眠慢慢变轻,点滴的亮涂坏野心。

事物的骨刺,撑起灵魂的异类,
春天的脸朝向深渊、石头和隐秘的繁星。
我听见,越来越短的夜晚——
金属的猫头鹰

更多睡眠劈开午夜的马群,
心跳接近死者的呼吸——
首先醒着,而不是漫步在田野,
我眼里,有河流、祖国和熄灭的爱情。

和什么在一起,都会过完遗憾的一生,
时光大于玻璃、书籍和冰凉的楼群。
阴沟里的脚步,削弱地上的高音——
春天了,把所有的明亮抬高到深度近视。

雨一直追到春天 追到出生地

雨一直追到春天,追到出生地:
旧式床,蒲扇摇沉了睡眠,
老墙上有微笑的父亲。土拨鼠的新声
从隐蔽的房间逼近——
竹林里的口哨吹散如纸空文。

每天被老光盯紧,烂水塘,
雨水无关道德。遥远的蝉声,
我从冬天来,看着你从油菜花的
上面,一直追赶到蜜蜂的铁锤。

多病的夜晚,雨加入繁花与鬼神的
争论。我的心如矮小的灌木,

趣味连累生活。回到雨中——
陈年的偏头痛,响起蓝色的鸟鸣。

黑嗡嗡的春天 携带你的痛嗓子

黑嗡嗡的春天,携带着痛嗓子,
消失的事物,不同于尘土的声音,

麻雀飞过来,撞见昏暗路灯。
同一座桥上,我听见童年的蚂蚁:
母亲追上来了,连同她身上的铜铃。

仿佛从来不是我自己,说出的话
无数次被说出,无法还原那一夜
嘴形和啾啾燃烧的心律。但是天上
油墨样的老鹰歌唱着交配,直到黎明。

越来越安静,安静不断抹掉雷霆。
我停在低处,如同深埋的地雷——
慢慢经历吧,春天那慢慢的飞雪,
活着,不过是一部重复播放的老电影。

牵着风筝奔跑的人 恰似走丢的父亲

雨夜,庭院空地,陌生地抱在一起
偷偷抹掉汗水,没有一株草醒着。

它们中的少数,拽开老光和种子,
它们发现时间变冷,如镜中灰尘,
没有一滴雨水迅速成为真理——

一树一树芳香,疗养迟钝空气,
蜜蜂呼唤旧人。遥远的乡下
空气紧张充满杀机,母亲失眠了。

牵着风筝奔跑的人,似走丢的父亲,
为了如从前一样,他戴上蓝色头套。

菜花一浪高过一浪,墙上的老照片:
垮塌乡村,黑暗与腐朽粘成绿色藩篱。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40 期

小说连载

大明·黄峨传①

小灯探花(四川)

黄峨(1498-1569):一作峨,字秀眉。遂宁州(今四川遂宁)人。父亲叫黄珂,是明成化年间的进士,做官到了尚书,在后来的《明史》有传。黄峨的母亲也是名门闺秀,所以,黄峨从小就饱读诗书,具有非常好的家庭教育,再加上她天资聪慧,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北京城有名的才女。

黄峨生在书香门第,父母都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自幼受到很好的教育,黄峨才华出众,天真开朗,性格阳光。在黄峨21岁的时候,也就是明正德十四年(1519),父亲黄珂为她选中了婆家,同朝重臣杨廷和杨家,把黄峨许配给了杨廷和的儿子杨慎。黄峨一生的命运与杨慎紧紧地拴在了一起。但是她不放弃、不抛弃,与杨慎风雨同舟,相濡以沫,成为杨慎在流放与牢狱岁月中最坚强的支持者。

公元1498年,阴历八月。秋高气爽,景色宜人,层林尽染,叠翠流金。芙蓉淡雅盛开,桂花十里飘香。

有一座小城,它位于四川省中部,葱郁幽静的东山、奔流不息的涪江蜿蜒流过。它依山傍水,地形南北长而东西窄,状如斗,故有“斗城”之称。古老斗城凭借肥沃的土质,丰富的物产和早期开发的农业,凭着位居盆地腹心,左右逢源的地理,加之地灵人杰,水陆交通方便,遂成为商贾云集、物质集散的重镇。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称:“遂居蜀之腴”。宋代刘信凤《南楼记》称:“平原活野,贯以涪江,气象宽舒,为东蜀之都会。东晋与十六国并存,而遂宁则属于十六国中的成汉国。当时,各国统治者之间连年混战,成汉国统治者内部也为争权夺位斗争不息,人民痛苦不堪。公元347年,东晋大将桓温伐蜀,大败李雄遣部李势,灭成汉国,结束了四川长达50多年的混战。当桓温凯旋,途经县境时,但见风和日丽,歌舞升平,一派和平安宁的气氛。这位长年征战沙场的将军感慨万端,一种厌恶战乱、渴望太平的思绪油然而生,因而在这里设遂宁郡,取“平息战乱,达到安宁”之意,故名遂宁。从此,川中丘陵中的这片红土地,便有了一个吉祥的名字——“遂宁”。

遂宁有座小镇,名西眉镇。那里景色更宜人,上风上水。御史黄珂的老家便是在此福地。提及黄珂,他可是遂宁城的名人,字鸣玉,成化二十年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尚书。卒赠太子少保,谥简肃。

这一年对黄珂来说,更是有着非凡意义的一年。

值八月十八日黄昏,云销雨霁,彩彻区明。徘徊在西眉镇街头,涪江碧水清流,不禁感慨:真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黄家院子里一片哗然,一群人聚集在院子里,神情凝重,未闻言语,焦急等待着。

“老爷,夫人生了!生了一乖咪咪的小姐。”只听得稳婆面带笑容,手抱襁褓,从内屋快步走出。

黄珂连忙上前,接过女婴,欢喜之情难以言表:“如我所愿,我的女儿。”

大家一脸殷凑了过去,都想一睹黄家大小姐的模样。

“老爷,不好了!”丫鬟伊儿跑了出来,惊慌失措,大呼。

黄珂直问:“何事?如此惊慌。”

“老爷,夫人流了好多血。您快进去看看吧。”

黄珂惊下,慌忙将女婴递给稳婆,小跑冲进内屋,见床榻下已有好多斑斑血迹,声音颤抖:“夫人,夫人,你不要吓我。”

“父亲,我去请李郎中前来。”一身材瘦高、俊朗的小子对黄珂说道,即刻飞奔而去。这小子便是黄峤,字峻卿,黄珂长子。

“我真是老糊涂了,还不及峻卿思虑敏捷。”黄珂自责,紧握着夫人手,百般焦急中却带着一丝沉稳。夫人失血过多,昏厥过去,黄珂凝视片刻,若有主意,果敢吩咐伊儿:“赶快扶夫人起来。”

黄珂接过杯子,俯身,用杯子舀了一些地上的残血,让伊儿扶住夫人,他轻轻掰开夫人的嘴,将残血喂进她的嘴里。

伊儿一脸懵,完全不知道黄珂在做什么,只知道他在救命。

大家都揪着心,等待夫人苏醒过来。黄珂也不知自己这样做,能否有用。但此刻,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别无他法。他紧紧握住夫人手,比先前更有力、更有温度。那是一种浓浓的情意,一种满满的期许。他轻轻呼喊:“夫人,醒醒!我们的女儿还等着唤你一声‘娘亲’。”

话音刚落,夫人的手指微动,黄珂欣喜,擦拭眼角泪水:“夫人,你终于醒了。”

夫人慢慢睁开双眼,气息微弱:“鸣玉,我活过来了。”张了张嘴,问道:“嘴里怎么有沙粒?”说罢,有些作呕。

黄珂这才反应过来:“回夫人话,我倒是忘了,日后,一说给你听便是。”

“父亲,李郎中到了。”黄珂气喘吁吁。

李郎中手中,捧了“见过夫人。”见夫人已苏醒,有些疑惑,上前,少爷说夫人产后续血,昏厥,夫人此刻……?”

黄珂微笑应道:“先前的情形,着实吓坏了我,流血不止。后,我大胆用了一个土方,却救了我夫人的性命。”

李郎中一脸惊愕,问道:“大人还会医术?究竟是用什么方法?难产失血过多,倘若多一分钟,都会丢了性命。”

黄珂走到他跟前,贴耳:“……没想到还真的起了作用。”

李郎中甚为好奇,追问:“大人是从哪位高人之处,得知此方法?”不敢相信,摇了摇头,自语道:“小的行医几十载,只知道寻学穴位,行针灸,用草药辅之。”

黄珂应道:“李郎中医术高明,西眉镇,乃至遂宁皆知你。还请您给我夫人开些药方,调理身体。至于土方,出自朝堂中—太医院吏目(太医院吏目,明、清两代医官名。明代太医院内一般设吏目十人,其职位一般在院使(五品),院判(六品),御医(八品)之下、医士(不入流)之上。官阶一般为从九品。正字音闻之口,我前些日子一次无意听他提及,想着夫人正怀着孩子,便更留意些,没想到还真用上了。好险!”他长长松了口气。

李郎中若有所思:“难怪。小的早就听闻过他的大名。”说罢,开了些药方,便有所欲地离去。

黄珂一直守在床榻前,一夜未曾离去。

春风拂过乌江岸边(组章)

黄建明(重庆)

春天像个孩子,挣脱束缚,冲出樊笼,仰着头,踮起脚尖,跟手跟脚,轻轻推开季节的窗户,迎接新的天地。

乌江,放弃缓缓地流淌,变换行走的方式,迈开湍急的步伐;河水暴涨,江面抬高,一只无形的手掀起波浪滔天,拍打着两岸的岩石,呼喊出哗啦啦的响声。

驻足江边,晴朗的天空,奔流的河水;疯长的野草,欢笑的野花。

风儿听从春的邀约,轻轻地拨动琴弦,颤动两岸的柳树摇曳,斑斓婆娑,柳条飘飞,魅影撩人,演绎着婀娜多姿。

新笋探出头,怯生生的样儿,好似我一声啼哭之后,窥视这个新奇的世界。

欢快的风,唤醒大地,吹绿两岸的山,美了一片勃勃生机。

我伫立岸边,仿佛年少涌动懵懂的青葱,铺满韶华,向我汹涌而来,泛过我生命的河堤。

春的颜色涂抹我的眼眸

风吹过,轻轻的,柔柔的,净净的。

阳光洒落大地,亮堂堂的,闪着金光,眼前的热气袅袅升腾。

青草的绿,漫过河堤,两岸泛起一层一层。

小树的绿,铺满大地,广阔连着一片一片。

江水的绿,掠过江面,掀起浪花一朵一朵。

桃花的红更红,梨花白的更白,樱花粉的更粉,兰花紫的更紫。

花儿似乎欣然赴一场聚会,此起彼伏,轮番登场,亮出五颜六色,缤纷斑斓。

这是属于春天的颜色,属于季节的色彩。

春天啊,肆无忌惮地泼洒着颜色。

走进春天,那些颜色涂抹我的眼眸。

行走在春天的路上

桃花、李花,还有杏花开满房前屋后。油菜花簇拥着一块块田畴,哼着小曲的溪流缠绕着山村。小树,野草压低了乡间小道,一条通往春天的路直到天边。

故乡,我徜徉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行走在春天的路上。

春天,脱去厚厚的外衣,甩掉冰冻的困顿,舒展心情,松弛身体,露出靓丽的模样。

春天,是一个轻盈的少女,一会眨眨水灵灵的眼睛,一会挥动灵巧的手,一会扬起脚尖,一会扭着身子,浑身散发出青春的活力。

春天,是一滴滴水珠,圆圆的,小小的,亮亮的,舞动起来,跳跃起来,灵动起来。滚落在山间,布满坡坎坎。汇聚成一条条溪流,奔向乌江,投入母亲的怀抱。

春天的样儿,是那么轻盈、俊俏、活泼。

行走在故乡的小路上,春天百般的模样,充盈着我的双眸,满眼是春天的光芒。

时间带不走真正的朋友

何一东

周末,阳光正好,下午,便相约几位好友在自家附近的小公园喝坝坝茶。他们有的是画家,有的是作家,有的是美食家,都是有丰富人生阅历的男人,龙门阵也摆得有点有韵味。

喝茶的人很多,男男女女,人声鼎沸,这便是坝坝坝茶的特色。如果人太少,太安静,就不热闹。茶园里有两只斑鸠,穿梭在地面,寻觅茶客落在地上的瓜子、花生。

它们是这里的常客,我以前喝茶就见过,也喂过它们瓜子、花生米。我一直是喜欢鸟儿的,便给靠近我们这边的一只斑鸠剥生脆的瓜子。剥好一颗扔在地上,斑鸠眼神好,一啄一准。我一连给它剥了三四颗,斑鸠毫不客气地进食。它每吃完一颗,便仰着光滑的小脑袋,圆溜溜的眼睛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期待和感激吧!

哈哈,莫非这只斑鸠认识我?鸟儿也好,动物也罢,包括盆栽的植物,谁对它们好,都会感知得到。有一位朋友见状,掏出手机给我和斑鸠照相,他个子高,靠得太近,一下就把警惕性高的斑鸠吓飞了。

喝茶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位3年未见的网友,她是藏族友人,曾是卡兰美朵组合的歌手,现在也在从事艺术方面的工作。那是2018年3月18日的“龙抬头”之夜,我应邀前往窄巷子“白夜”酒吧,参加纪念王洛宾音乐沙龙活动。当晚,王洛宾之子王海成先生签名售书并讲述父亲的故事;著名艺术家何多苓、著名音乐人金兆钧等现场表演;“卡兰美朵组合”等歌手登台高歌,现场气氛热烈。

曾几何时,耳闻目睹外面世界日新月异,眼看身边亲人纷纷外出打工。狭隘的“盆地”“山区”安于现状的保守意识,我们真的“落伍”了。当新一届市领导提出宜宾要建设“双城”即大学城、科创城时,一位外地朋友在电话中毫不客气地对我说:“你们做梦吧,无技术、无资金、无人才、无基地,宜宾凭什么来办大学、造无人机、造汽车、造手机?”我心里难过却无力反驳,但说:“你就看看吧!”

“无中生有”,仅仅三年多的时间,奇迹,真的在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发生了。宜宾不仅建成了“双城”“一带一路留学生基地”,还被评为首批、西南唯一“国家产教融合型试点城市”,已签约中国人民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大、哈工大、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大、西华大学、四川外语学院等十八所高校,十一所落地招生,在大学生近六万人,将超十万人。宁德时代、极米科技、凯翼汽车、中车智轨等众多重点新兴产业入驻、投产。更令人兴奋的,是今年春,在临港港开发区基础上扩大的省级“宜宾三江新区”获批,“宜宾综合保税区”设立,货物进出口可直接电子申报,享受税收国家优惠,为宜宾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我常登上七星山,三江六岸,尽收眼底,看着生活的土地一天天变化;江东,三江新区大学城、科创城已具规模,充满着现代气息活力,沿江百里绿色长廊上,人们或骑行,或散步,享受着和煦阳光;江北,新建的宜宾五粮液机场,飞机腾空而起;西区,宜宾西高铁站投用,高铁“长龙”飞驰,宜宾已成为国家级高铁枢纽、西部陆海空新通道、四川南向开放门户,成宜、渝昆、成贵高铁等都将在此交汇,水陆空现代交通网络正在形成;山、水、城、人、文、业正和谐相融,今年春,宜宾建成“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勤劳智慧的宜宾儿女,正向着2021年建成四川省经济副中心、“十四五”末建成成渝地区经济副中心目标奋进。宜宾发展前景可期、令人鼓舞。

“真没想到,你们宜宾这么快真就把梦想变成了现实!”

我那位曾对宜宾发展表示怀疑的朋友发自肺腑的感叹。

是的,韦皋当年“歌发一声山水绿”的诗中美景正在渐次呈现。我深知这一切的来之不易,为了这“无中生有”的奇迹、创造、壮美,我想起了决策者们夜不能寐的谋划;筑巢引凤,营造环境、招商引资、打破常规;我想起那些顶风冒雪、迎着酷热建设、奔走的人们;我想起那些远离家乡来此创业的人们;我和我的战友荣幸亲身见证、参与了这“从无到有”神话奇迹创造者与前行者行列,不负韶华。

三江,你萌动着生命与青春,彩色了我的理想,生长着美好和希望!

江城新姿

郑友贵(四川)

曾几何时,耳闻目睹外面世界日新月异,眼看身边亲人纷纷外出打工。狭隘的“盆地”“山区”安于现状的保守意识,我们真的“落伍”了。当新一届市领导提出宜宾要建设“双城”即大学城、科创城时,一位外地朋友在电话中毫不客气地对我说:“你们做梦吧,无技术、无资金、无人才、无基地,宜宾凭什么来办大学、造无人机、造汽车、造手机?”我心里难过却无力反驳,但说:“你就看看吧!”

“无中生有”,仅仅三年多的时间,奇迹,真的在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发生了。宜宾不仅建成了“双城”“一带一路留学生基地”,还被评为首批、西南唯一“国家产教融合型试点城市”,已签约中国人民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大、哈工大、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大、西华大学、四川外语学院等十八所高校,十一所落地招生,在大学生近六万人,将超十万人。宁德时代、极米科技、凯翼汽车、中车智轨等众多重点新兴产业入驻、投产。更令人兴奋的,是今年春,在临港港开发区基础上扩大的省级“宜宾三江新区”获批,“宜宾综合保税区”设立,货物进出口可直接电子申报,享受税收国家优惠,为宜宾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我常登上七星山,三江六岸,尽收眼底,看着生活的土地一天天变化;江东,三江新区大学城、科创城已具规模,充满着现代气息活力,沿江百里绿色长廊上,人们或骑行,或散步,享受着和煦阳光;江北,新建的宜宾五粮液机场,飞机腾空而起;西区,宜宾西高铁站投用,高铁“长龙”飞驰,宜宾已成为国家级高铁枢纽、西部陆海空新通道、四川南向开放门户,成宜、渝昆、成贵高铁等都将在此交汇,水陆空现代交通网络正在形成;山、水、城、人、文、业正和谐相融,今年春,宜宾建成“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勤劳智慧的宜宾儿女,正向着2021年建成四川省经济副中心、“十四五”末建成成渝地区经济副中心目标奋进。宜宾发展前景可期、令人鼓舞。

“真没想到,你们宜宾这么快真就把梦想变成了现实!”

我那位曾对宜宾发展表示怀疑的朋友发自肺腑的感叹。

是的,韦皋当年“歌发一声山水绿”的诗中美景正在渐次呈现。我深知这一切的来之不易,为了这“无中生有”的奇迹、创造、壮美,我想起了决策者们夜不能寐的谋划;筑巢引凤,营造环境、招商引资、打破常规;我想起那些顶风冒雪、迎着酷热建设、奔走的人们;我想起那些远离家乡来此创业的人们;我和我的战友荣幸亲身见证、参与了这“从无到有”神话奇迹创造者与前行者行列,不负韶华。

三江,你萌动着生命与青春,彩色了我的理想,生长着美好和希望!